

曹植《种葛篇》《浮萍篇》于文学史上的地位

（日本）县立广岛大学名誉教授 柳川顺子

————— 1

曹植《种葛篇》《浮萍篇》是典型的闺怨诗，这种主题在汉代的宴席上常被吟诵于五言诗中。而这两首乐府诗的表达方法也是在汉代五言诗中常见的。然而在这些作品中，失去夫爱的女子之悲哀，却与曹植对其兄曹丕的感情重叠在一起地表现。这次将以此观点来考察这两首诗的特异性，想要探讨曹植的乐府诗在文学史上带来了的。

————— 2

一 曹植《种葛篇》中表达的特异性

曹植之作《种葛篇》如下。

种葛南山下，葛藟自成阴。与君初婚时，结发恩义深。
欢爱在枕席，宿昔同衣衾。窃慕棠棣篇，好乐如瑟琴。
行年将晚暮，佳人怀异心。恩纪旷不接，我情遂抑沉。
出门当何顾，徘徊步北林。下有交颈兽，仰见双栖禽。
攀枝长叹息，泪下沾罗衿。良马知我悲，延颈对我吟。
昔为同池鱼，今为商与参。往古皆欢遇，我独困於今。
弃置委天命，悠悠安可任。

————— 3

这首诗乍看之下，呈现出典型的闺怨诗的样貌。而且，许多表达方法汲取自汉代的五言诗。例如，第三句是基于《古诗十九

首》其八“与君为新婚，兔丝附女萝”，第四句是基于苏武《诗四首》其三“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”，第十八句是与《古诗十九首》其十九“泪下沾裳衣”极为相似，第二十一、二十二句是蹈袭苏武《诗四首》其一“昔为鸳与鸯，今为参与辰”。曹植所汲取的这些五言诗，都是在汉代的宴席上所创作被吟诵的。如此看来，曹植的《种葛篇》可说是汉代宴席文学的直系传承。

————— 4

然而这首诗有部分是在夫妻离别的主题上，叠加了另一层含义。首先，关于第七、八句“窃慕棠棣篇，好乐如瑟琴”，其源来自《诗经·小雅·棠棣》“妻子好和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乐且湛”。“棠棣”歌颂了夫妻的和睦，但主要描绘的是兄弟和睦相处的场景，这一点从本诗的小序中可以清楚看出。

曹植在《种葛篇》中直接提到的“棠棣篇”，是在悲痛兄弟间的争执之现实的同时，也描绘了兄弟情谊的宴歌。

————— 5

如果从这一点来看，《种葛篇》的第一、二句不仅基于《诗经·周南·樛木》的“南有樛木，葛藟纍之”，还可能与《诗经·王风·葛藟》中所述“绵绵葛藟，在河之浒。终远兄弟，谓他人父”有深刻的关系。这《葛藟》的主题，《毛诗》小序理解为“葛藟，王族刺平王也。周室道衰，弃其九族焉”。如果这《葛藟》是有意识地被引用的话，那么《种葛篇》从一开始就是在忧虑包括兄弟之间与家族分裂而唱起的。

如此看来，曹植的《种葛篇》乍看之下，似乎是一首悲叹夫妻爱情破裂的女性诗歌，但同时也被判断为感叹兄弟间断绝的作品。这一点是清朝的朱绪曾已经指出的。

那么，这首《种葛篇》究竟是什么时候写作的呢？在思考这个问题时，想要着眼于自第二十一句之后所出现的表达。“商”星和“参”星，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天空中。《春秋左氏传》昭公元年记载了高辛氏的两个不和睦的儿子们，分别被迁移到掌管晨星的商和掌管参星的大夏。让人想起这个故事的情况下，一个人痛苦挣扎，就是诗中所描绘当今的境遇。

但回顾昔日，两人就像在同一个池塘游泳的鱼儿一样，和睦相处地生活在一起。

本诗将如此的过去与现在作对比，彼此隔绝的情况视为如今的困境。这么来看，自然而然地可见，本诗的创作时在曹植被其兄曹丕魏文帝，命令赴任临淄侯之后的黄初元年以后。

二 曹植《浮萍篇》中表达的特异性

与《种葛篇》相类的《浮萍篇》如下。

浮萍寄清水，随风东西流。结发辞严亲，来为君子仇。
恪勤在朝夕，无端获罪尤。在昔蒙恩惠，和乐如瑟琴。
何意今摧颓，旷若商与参。茱萸自有芳，不若桂与兰。

新人虽可爱，不若故人欢。行云有反期，君恩倘中还。

慊慊仰天叹，愁心将何愬。日月不恒处，人生忽若寓。

悲风来入帷，泪下如垂露。散篋造新衣，裁缝紈与素。

这首诗与先前所读《种葛篇》之间，共有非常相近的表现。就是第八句“和乐如瑟琴”和第十句“旷若商与参”。如此看来，这个《浮萍篇》也是在描写夫妇离别与兄弟离散的可能性高。

————— 9

然而，非仅如此，《浮萍篇》与《种葛篇》诵咏着相同的主题，这一点透过对本诗的第一、二句“浮萍寄清水，随风东西流”的象征意义作探讨也是清晰可见的。于是，接下来要提出曹植的另一首诗《闺情》。

揽衣出中闺，逍遥步两楹。闺房何寂寞，绿草被阶庭。

空室自生风，百鸟翔南征。春思安可忘，忧感与我并。

佳人在远道，妾身独单幰。欢会难再遇，兰芝不重荣。

人皆弃旧爱，君岂若平生。寄松为女萝，依水若浮萍。

束身奉衿带。朝夕不堕倾，倘愿终顾盼，永副我中情。

————— 10

在此值得注意的是，诗的后半部出现的“寄松为女萝，依水若浮萍”。“寄松为女萝”是基于《毛诗·小雅·頍弁》“岂伊异人，兄弟匪他。葛与女萝，施于松柏”。说道“女萝”，在前面提到的《古诗十九首》第八首中也有“与君为新婚，兔丝附女萝”这个句子，但在这里，“女萝”却依附在“松”旁。因此，在这首诗中，

兄弟之间关系的主题将更强烈地突显而出。而与此成对句的是“依水如浮萍”。

如此看来，从浮草唱起的《浮萍篇》，也与《闺情》诗同样地可以解读为一首希望重温过去兄弟之爱的悲愿诗。这一主题在《种葛篇》中也有共通之处。

————— 11

不过，《浮萍篇》开头的两句，可能是受到王褒的《九怀·尊嘉》“窃哀兮浮萍，泛淫兮无根”，以及王逸注“随水浮游，乍东西也”的影响。如果是这样，曹植《浮萍篇》中的“浮萍”，应该是脱离了依附的对象，而带有一种犹如屈原的形象，随风飘荡于天下：或者说，像曹植自身在《吁嗟篇》中所吟唱的“转蓬”一样的形象。

————— 12

另一方面，与《浮萍篇》的开头两句非常相似的句子，也在曹丕的《秋胡行》中可见。

泛泛渌池，中有浮草。寄身流波，随风靡倾。

这首曹丕的乐府诗中，“浮萍”漂浮在庭院里的池塘中，与先前所见王褒的《九怀》是不同的。与曹丕同样地构思所吟作的“浮萍”，于同时代何晏的诗中也出现。这样的话，可以说当时这种植物可能让人联想到与王朝有密切的关系性。

————— 13

如此看来，“浮萍”这个诗语可说是同时具有相反的形象。一

个是对拥有强权大力人物的臣服，另一个是脱离这种臣服关系，漂泊于天下人物的形象。乍看之下，似乎有些矛盾。但是想想，曹植在魏王朝中作藩王的角色，却屡次被迫与自己意愿相悖地迁封，而虚度了孤独后半生。可以说，他是在与其兄魏文帝曹丕之间，如同“浮萍”，从属与脱身的撕裂境遇。

————— 14

《浮萍篇》的背后是有黄初年间曹氏兄弟的关系性的。如此推测的另一个根据，可举出本诗的第五、六句“恪勤在朝夕，无端获罪尤”。将自己视为罪人的自我认知，从前面提到的《闺情》诗中的“束身奉衿带，朝夕不堕倾”亦是可见的。

被丈夫抛弃的妻子的哀叹，在汉魏诗中并非罕见的主题，但是否有妻子因受罪而整日辛勤奋力工作的例子。

作为闺怨诗而突出的这个因素，当把《浮萍篇》和《闺情》视为由黄初年间的曹植所作时，才令人首次理解。因为在这个时期曹植经常被不断地监视，被指控莫须有的罪名，几乎被迫过着软禁状态的生活。这种情况可从《黄初六年令》中的一节得知。

————— 15

三 曹植《种葛篇》《浮萍篇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

总结以上，曹植的《种葛篇》和《浮萍篇》可视为是在黄初年间，其兄曹丕与他之间关系的比喻，如同是被丈夫抛弃的妻子一样，悲叹两人的隔阂，并期望能恢复兄弟之情。隐藏在常见的闺怨诗背后的意义，只有熟知诗中引用的《诗经》等古典才能理

解。这样精心建构的双重意义，是汉代吟唱者不详的古乐府诗中难以找到的。

————— 16

后半生的曹植开辟了乐府诗的新局面。这可说是因为曾经在魏之都城和建安文人们一起诗作，熟悉此闺怨诗文体风格，才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作品。

黄初年间的曹植，在他周围没有人可共享文学交游，和兄弟们的交流也被断绝，始终处于言行被监视的恶劣环境中。

对他来说，曾经与天下第一流的文人们在宴会上共同竞作的诗歌体裁，想必成为了在艰难困境中支撑他自己的文学框架之一。

这样来看，我们可以说，汉代宴席上作为游乐文艺所吟诵的乐府诗，通过曹植这个人，逐渐演变为文人寄托情怀的文学形式体裁。

————— 17

读解曹植作品时，主要参考了以下注解的。

————— 18

谢谢收听，请多指教。